

你向朱總司令去



寫在前面

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期間，解放區的人民，在中國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之下，對日本鬼子、美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匪幫，進行了英勇的鬥爭。不僅大人，就是兒童，也湧現出了無數的英雄模範。

這幾篇故事，就是幾個英雄模範兒童的鬥爭事蹟，他們的精神，是非常值得大家學習的。

有的小朋友一定會想：日本鬼子、美國鬼子、「蔣該死」，都打跑了，我們還學什麼呢？但是，小朋友！你忘了嗎？美國鬼子不是已經侵佔了我們的台灣，正在侵略我們的鄰邦朝鮮嗎？不是正在武裝日本軍閥，還夢想再來屠殺中國人民嗎？對於這個野蠻的強盜，你怎麼能不警惕呢？

這幾篇故事，是從幾份兒童刊物和報紙上選來的。為了小朋友們更容易明白起見，個別字、句上，我們曾作了些修改，有的經過改寫，在這裏特別聲明一下。

目錄

我要報仇！……尹（一）

他是俺爹！……劉松濤（四）

我來當個營長吧！……泮（八）

女英雄——郭俊卿……（一三）

你問朱總司令去……秦時暉（一八）

不能克服困難怎麼能成模範……李崗（二五）

我要報仇！

一場戰鬥剛剛結束。天暗極了，烏雲密佈，像快要下雨了。

一個小八路在黑暗的小路上急急地奔跑。他剛剛得到敵人一個重要文件，想馬上把它送到營部去。這時，兩個鬼子兵在後面追趕着。小八路跑得氣喘吁吁，受傷的手臂還冒着血。他越過了土坡，摔倒了又爬起來。他咬着牙，忍着痛往前跑。他想：『文件一定要送到營部去，決不能讓鬼子奪回去。啊！前面有燈光，大概是老百姓的家吧！』

小八路看見的燈光，是小牛家的。小牛今年十二了，他和哥哥住在一個小茅屋裏。今晚哥哥去村上開會了。臨走時哥哥對小牛說：『看好屋子，我回來給你帶兩個餅子。』外面風呼呼地叫，吹得屋頂的茅草沙沙地響，燈火也吹得搖幌不定。小

牛想他哥哥大概不會很快回來，他準備上床去睡覺了。

突然，「啪」的一聲槍響。接着「嘎」的一聲，門推開了。一個黑影子進來了。小牛嚇了一跳，他高聲地問道：「誰？」小八路走近小牛說：「別叫，自己人。」小牛仔細地看了看，真是自己人。小八路說：「快把我藏起來，後面鬼子追來了。」小牛看見小八路的衣袖被血浸透了，不覺吃了一驚。他馬上找了一塊布把小八路的手臂紮住。他們互相親切地看了一眼。小八路感激地說：「謝謝你！」

外面有脚步聲，兩個人都緊張起來了。小牛指着床讓小八路躺上去。鬼子兵在門外粗暴地敲門。小牛把門打開了。兩個鬼子兵穿着大皮靴子咯咯地走進來了。其中一個問：「剛才有一個小八路來過嗎？」小牛說：「沒來過。這兒只有我們哥兒倆個，我哥哥病了。呶，你們去看，他躺在床上，幾天沒下床了！」兩個鬼子囁嚅



咭咭地講了半天，他們決定走了。

門一開，哥哥正從外面進來。小牛一下楞住了，接着他的心砰砰地急跳起來。鬼子轉過身來一把抓住小牛狠狠地說：「這是誰？快說！」「我……」待了一會，小牛突然堅決地說：「我不認識他！」

於是，哥哥被兩個鬼子拉走了。

小牛看着被拉去的哥哥，眼中滾下了兩顆很大的淚珠。他恨恨地說：「我要報仇！」

（選自「北京少年兒童」五〇期）

他是俺爹！

劉松濤

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又來『掃蕩』冀中的時候，區幹部老孫在地裏露宿了一夜，剛趕到河間的一個村子裏，和一家談完工作，就和大家一起被敵人閂到村東的大場上來了。帶鋼盔的鬼子們，把大場圍得風雨不透，讓村上的人都站成隊，一面叫小孩子認領自己家裏的人，一面又在隊前一個一個的細心觀察人們的面孔、服裝……。

全場沒有一點動靜。

血紅的太陽，照着看不到邊的田野，照着光亮的槍刺，也照着人們憤怒的眼睛。

晴。

一個鐵金牙的鬼子，帶着雙穗馬鞭，左看右看，突然在老孫面前停住。

「你的！八路的幹活！」

沒等他回答，人羣裏跑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，拉住了老孫的手，一雙小眼睛滴溜溜的落在金牙臉上。

「不，他是俺爹！」

金牙臉向孩子打量了又打量，又望了望老孫蒼白的臉，搖搖頭。

「爹！咱們回去吧！」孩子用力拉着老孫。

「……」金牙的臉沉下來了。

戴着墨晶眼鏡留着黑鬍子的翻譯官，先向老孫問過年歲、屬啥的、職業，又去問孩子，沒有什麼漏子。可是金牙臉還是搖頭。

一會兒孩子被扯到場中間，金牙臉用雙穗馬鞭指了指腰裏的手槍，「他，大大的八路！你不說，死了死了的！」

孩子還是：

「……是俺爹……」

「啪！」雙穗馬鞭落在孩子的頭上。

「哇……」孩子抱頭倒在地上哭起來。

「快說實話！」帶着墨晶眼鏡的黑鬍子在主人面前奸笑着。

孩子爬在地，照舊大聲哭着。

金牙臉向四下一看，不知咗哩咗嚟了些什麼，六、七個戴鋼盔的傢伙一齊走上去，七手八腳把老孫綁起來，推着向小白楊樹林走去，全場的人在騷動着。孩子爬起來，瘋子似的趕上去，拖住老孫的衣裳，哭喊着：

「爹呀！爹……」

「小雜種……滾開！」孩子被皮鞋踢倒了。

丁。

一簇鬼子兵推着老孫走進小楊樹林子。

「啪！啪！」



一簇鬼子兵推着老孫走進小楊樹林子。

樹林裏的槍聲，像打在人們的心上，大家都低下頭來，暗暗地咬着牙，擦着眼淚……

一會兒，金牙臉提着雙穗馬鞭，又在大場上出現了，他走到孩子身邊蹲笑着：『小孩的！心壞了壞了的！打了兩鞭，他什麼都說了，他，大大的八路！死了死了的！你說的，他那裏來的？……』

『爹呀……』孩子躺在地上，哭得更厲害了。

金牙臉沉思了一下，沒有再說什麼。

敵人走開了。

村裏的人們，忙去收拾老孫的屍體，剛走進樹林，卻見老孫迎面走過來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

原來老孫沒有死，是敵人打虛槍來騙孩子口供的。

我來當個營長吧！

泮

一九四六年，蔣介石在他美國乾爸的支持下，向解放區大舉進攻。

在劉伯承將軍的部隊裏，有一個不滿十八歲的小鬼，名叫李小泉。他個兒不大，頭髮長長的，看起來還是個孩子。

九月七日的夜晚，烏雲遮滿了天空，像要下雨的樣子。通訊兵李小泉送完了信，回到駐營地的時候，我們的部隊已經轉移了，他剛一進村就和敵人走了個碰頭。小泉看事不好，就一面開槍抵抗，一面後撤。誰知四面都有敵人，他在村裏亂碰了一陣，但終於被四個敵人扭住了。

「下了槍！」敵人嚷着。

他怎麼捨得呢？已經背它兩年了，它一直伴着他出生入死，打過不知多少次

仗，搭救過他不知多少次。此刻他更覺得它可愛了。他用手緊握着它，默默地想：

朋友！要死我們一塊死，只要我睜着眼，決不讓他們把你拿去。

敵人看他還拿着槍，就動手來奪，李小泉死也不放，和敵人扭在一起了。這時，從別的地方走來了一個偽軍官樣兒的人說道：

「算了，讓他扛着。有這麼多人看着，一個小土八路，能怎麼樣？」

他心裏想：「哼！小土八路，瞧吧！」

「你是那一部分的？說出番號來！」一個矮個子問他。

李小泉一昂頭，沒答話。矮個子見他那副神氣，心想：大概是不吃硬的，就把聲音放和緩下來：

「說吧！你當過多少年兵了？小兄弟！」

李小泉把眼一瞪，像着火了似的，咬緊牙齒，恨恨地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裏碰出來：

「我……是……八……路……軍……參……軍……一……個……半……月！」

敵人一看他這股勁頭兒，槍對着他的胸口威脅着說：「你這個小八路還厲害，瞧！」

他並沒有怕，反而高聲地喊：「八路軍都是這樣！」

敵人無可奈何，都圍着他一齊用槍托、刺刀背、手榴彈，向着他頭上身上亂打亂捶。李小泉的頭，嗡嗡地響，眼前直冒火花，遍身像碎裂般地疼痛，但他忍耐着，忍耐着，一聲不響。這可把那個當官的氣壞了，他跟豬一般地大嚷大吵起來：「看！這是才當一個半月的八路！要當十年就該吃人哩！」

「吃人的是你們自己！」他心裏想着，沒說出來。「味！味！」又是幾槍托打到背上，他掙扎着沒有倒下去。敵人又問：

「你們的人那裏去了，你們的番號是什麼？說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，知道也不說！」

「把他槍斃了！」

他不嗜聲，也不動。

『用刺刀挑了他！』

他依然高昂着頭。

『送到師部活埋！』『剝皮……』敵人七嘴八舌亂哄哄地嚷着。

最後，敵人決定槍斃他了。隨着『嘩啦』一聲槍栓響，捉住他的三個人，同時都撒了手。李小泉馬上知道事情不妙，趁着敵人一鬆手，他取下槍來，向左邊的一個劈面砍去。敵人趕忙躲閃已來不及，刺刀正落在脖子上；右邊的那個傢伙急忙來奪槍，李小泉用力一拉，槍背帶斷了，兩個人就對刺起來。敵人向他猛刺了兩下，都被他防過，他又趕緊回身一刺，一下子就把敵人刺倒了。其餘的敵人，都不敢近前，向他慌慌忙忙開了幾槍，都未打中。敵人見他像獅子般的勇猛，刺殺技術高明，又死了人，都喪魂落魄地撒開腿就跑，嘴裏直嚷：

『媽的，早點爲啥不叫他下槍！』

『媽的，這小子真厲害！』

他習慣地向前追去。剛跑了七、八步，想到不該追了，就停下脚步。他正要回



『好！我來當個營長吧！』

身，突然距他百餘步的地方，出現了二十幾個敵人向他直撲過來。他沉靜地想了一下：『好！我來當個營長吧！』他輕蔑地看了敵人一眼，退到莊稼地裏去高喊：『一中隊從東面插上去！三中隊從正面上，一個也別讓跑掉！』

敵人信以爲真，轉回頭就跑。他看見敵人那股子狼狽勁兒，差一點笑出聲來。

他看見敵人走遠以後，才慢慢地從莊稼地裏跑出來，到敵人死屍旁邊，把兩枝發着光的美式槍揀起來，背在身上，勝利地回到自己的連隊。

從此以後，李小泉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很快地傳遍了全軍。

(選自「北京少年兒童」五十五期)

女英雄——郭俊卿

郭俊卿是一個貧苦人家的小女孩，家在熱河林東縣。爹給地主孟德臣家拉長工，得來的一點工錢，不够養活兩個孩子，因此小俊卿和弟弟時常挨餓受涼。

郭俊卿十三歲時，爹就被萬惡的地主孟德臣逼死了。她從此對地主們記下一筆血海深仇。

爲了自己的娘，小俊卿給人家補城牆、修苗圃、搭小工，啥活都幹。

日子還是過不下去，小俊卿和娘跟弟弟便討飯到林西去。

『八一五』東北解放，蘇聯紅軍開到林西，接着八路軍也開來了。郭俊卿看見軍隊中的女兵，又驚訝又高興，「啊！女的也能當兵呀！」她找到了出路，「當兵，給爹報仇！」

披着破棉衣，留着『孩兒髮』，十四歲的郭俊卿到八路軍去報名。第一次，人家見她小，不收。第二次換了個地方，改名郭富，假充是個男孩，多報了兩歲，就穿上了黃棉軍服。

郭俊卿做了通訊員，個兒矮，不會騎馬，常從馬上摔下來，跌得頭破血流。但她不灰心，天天苦練，十五歲就成了一個出色的騎兵通訊員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奉命去送一封急信，好幾十里山路，限四個鐘頭要回來。她一句話也沒說，騎上馬走了。天陰得像塊黑布，西北風直吼，她借着雪光，在彎彎曲曲的山溝裏走。山上還有土匪，她一點也不怕，不到四個鐘頭就回來了。剛到家，馬就累死了。

又一次，她穿過敵人的封鎖線，去送急密文件。那時正是臘月天氣，滴水都要成冰，郭俊卿的臉凍得變成紫色。敵人的槍彈在身旁亂飛，她把身體緊貼在



敵人的槍彈在身旁亂飛，她把身體緊貼在馬背上，拼命向前奔跑。